

众生·人民路

## 被信任是一种幸福

| 姚山月 文 |

早上去菜场,见一家卖烤鸭和盐水鸭的店门口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

一个个白粉笔字,如蝴蝶飘落在我心里,扑闪着翅膀,像孩童的眼睛,闪烁着渴望信任的目光,在告诉路过的行人,店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虽然我很少买烤鸭,但好奇心驱使我不由走进店里。

开店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外地男子。也许是出于对店家渴望信任的回应,我买了半只烤鸭。

在等待切片的时候,我看到小店正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喷绘纸,字很多。我有点奇怪,上面不是介绍烤鸭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风味,而是在讲一个有点悲催的人生故事,就像在路边看到的求助信。

我耐心读了起来,开头是俗套而腻味的心灵鸡汤:“二十年前,别人待我们的态度是因为我们的父辈,现在别人对我们父辈的态度是因为我们子女的状态。”

不过再往下看,就有故事了。

“因为投机失败(应该是投资吧),年近古稀的父亲还在为一份门卫的工作而四处奔波,想到这,我感慨颇多,惟有努力、诚信,做出好味道,开好这个店!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问男子,墙上写的是你的故事吗?

男子说,这是他的人生经历。他到宜兴这里已经大半年了,一开始炒酸菜鱼做外卖,后来决定现杀活鸭做烤鸭和盐水鸭。

男子说,鸭绝对活杀,您放心吃吧。边说边给我看他手机里拍的杀鸭的视频。又说,如果不信,下次早点来,我带你去看我杀鸭。

我说,你这样讲,肯定相信你了啊,如果好吃,下次自然还会来买。

我又问男人,为何要在门口写“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

男人说,一开始别人总是不相信我用的活鸭,嫌我卖得贵。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过去的故事,我年轻的时候,做生意渴望发大财,结果导致失败,还连累家人。现在我只靠诚信经营,才能东山再起。很多顾客知道了我的故事,

都信任我,虽然有点贵,还都来买,毕竟吃得放心啊,回头客也越来越多。

我不由佩服起店家的精明了。在门口小黑板上写一句“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像一个故事的楔子,深深地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然后在店墙上介绍自己的故事,向顾客来一个真情告白,自然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我不由想到曾经一个卖乌米的女人对顾客说,你说这话太让我伤感了。为了做乌米,起早摸黑,却不能得到你们的信任,还以为是色素。

我很奇怪她会说出“伤感”而不是“伤心”这样带有诗意的词语。想必她和那位卖鸭子的男子一样,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吧。

其实,故事无论有怎样的版本,其中折射出来的力量定能触动我们的内心。我们何尝不希望自己的付出,得到别人的理解,人与人之间多一份信任呢?就像人们奔赴淄博,并不只是为了吃烧烤,而是喜欢有酒有故事的撸串人生,渴望故事里这种被信任、被尊重的人情味儿。

世家·鹿顶山

## 老街新路金钩桥

| 启来 文 |

作为一个出生在无锡,又陆陆续续在无锡市区生活过三十年的人,要问对无锡的哪条街最有感情,我首推金钩桥街。

金钩桥街是条极普通的街道,在无锡市的南门外,位于南长街的西侧,几乎与南长街平行,两街之间有许多小巷可以相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前,它是短短的一截弹石马路,远没有现在这般长、这般繁华与热闹,也根本没办法与繁华喧闹的南长街相媲美。但我更在意、更钟情金钩桥街,因为那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度过美妙童年的地方。

我出生在金钩桥街38号的一个小院子中。院门对着牛弄,走不远,就可到跨塘桥。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跨塘桥一带,应该是南长街最繁华的地方。中百三店、第三副食品商店、聚鑫园菜馆都聚集于此,应该是无锡城南的商业中心。南长街到金钩桥街的牛弄,则延续了跨塘桥的闹猛和人气。但金钩桥街就清静了许多。由牛弄往北,还有点商业气息。比南下塘要宽,但没有南下塘那么多的店。牛弄与金钩桥交汇处有家煤球厂,我家供应的煤球,走几步路就可买到。再往北,有浴室,父亲常带着我去洗浴。走不远就到河边了,大概是耕读河。河面没有桥,沿河往东拐,又回到南长街去了。往西还是河,远远可见一座石拱桥。牛弄至金钩桥街往南,是一条窄窄的巷道,几乎没有商店,可经南长医院到南长街。因为是童年记忆,我不敢确定是否准确。我大阿姨家住日晖桥西南侧,每次,我都走南长街到日晖桥。大人嘱咐,小孩子一定要走热闹的地方。但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出去,大多走这些小巷。到南长街上得格外小心,因为有交警或戴红袖章的拦截教育。有一次在南长街上,父亲就因为骑车带我被拦下教育,反复解释说是住在附近的牛弄那边,保证推车把孩子送回去,坚决不违反规定才放行。

金钩桥街由金钩桥而得名。金钩桥在无锡,还是有点名气的。有记载说此桥建于明代,与定胜、玉带、知足并列无锡南门四大名桥。其实早已经名存实亡,哪里还有桥的踪迹。现实中,由桥而来的街道一点也不雍容尊贵,就是一条平凡普通、属于背街小巷的市井之地。

可就是这样的地方,却是我童年的淘气地、欢乐场。留下了我太多的温馨记忆。有外公外婆和父母的关爱,有哥哥姐姐的呵护,有穿

开裆裤玩伴的相伴,让我度过了一个尽管贫寒却很开心的童年。我曾经走失,与小伙伴们勇敢地迷失在三阳,被警察叔叔送回,让父母亲担心了一整天。曾经四处捡破烂,卖了得钱在新华书店买小人书。曾经跟随哥哥上学堂,在通扬新村小学学会了儿歌《弯弯小镰刀》,至今不忘。最暖心的是我亲爱的外婆,从包着的手绢里取出自己舍不得用的零用钱买回的玉兰饼,送到还在睡懒觉的我嘴边。

直到要上小学了,我才不得不离开金钩桥街,跟随父母去往他乡。1979年,我又回到了无锡。整个夏天,我都借住在金钩桥街舅舅家,吃饭到人民玻璃厂。那时的金钩桥街面貌变化还不小,弹石路变成了柏油路,据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缙丝一厂而铺建的。跨塘桥的南长街则成了自行车的世界,连设置的交警岗亭也难以发挥引导的作用。再后来,我又去外地求学工作。二十年后才回无锡。一心谋生根本无暇他顾,也想不到专门故地重游或装矫情寻找什么童年的记忆。

再次踏上金钩桥街,无锡南门外已面目大变。5路公交车已经不再走南长街了,群众电影院和南长医院都搬迁了。当年买小人书的新华书店,吃玉兰饼的点心店都寻不见了。特别是太湖大道和永乐路的修建,步行街的建设,更是彻底改变了无锡南门外景象。

近十几年来,很少去南门外,金钩桥街也偶尔路过。好像路街合一了,全然不是当年的模样。有一次,去南长街游览,拐进一条极窄的巷道,想找找老巷的感觉。南长街开发得美轮美奂,但背街小巷还有许多老房子、老巷子,可惜都写上了拆字。我实在无法与记忆中的印象对照。

我在想,日子总是要往好了过。当年,我大阿姨家因为建太湖大道搬迁,我舅舅家因为建设南长街历史文化街区搬迁,别提有多高兴了。那种每天烧煤球炉、倒马桶日子谁愿意过啊。相比舒适便捷的生活,老百姓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所以也就释怀了。感慨啊,惋惜啊,留给文化人去吧,咱们老百姓还得过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生活。把那些最美好的东西珍藏在记忆里,既是无奈,也是遗憾,更是一种断舍离。要不怎么有哲人会深刻地讲,失去的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家庭·广瑞路

## 父亲的微笑

| 虹全 文 |

我小时候的生活,堪称困苦。兄弟姐妹六个,全靠植物油厂工作的父亲的微薄薪水养活。日子过得十分紧巴,可父亲却总是乐呵呵的,微笑着安慰,微笑着支撑。

在我记忆的心扉上闪动着印象深刻的一幕:上世纪50年代末,那年冬天寒潮降临,天空飘着雪花,刚吃过中饭,父亲同车间的好友花伯伯突然来我家报讯:父亲好胜,一个人从半米高处搬挪一块200多斤重的圆铁垫,放到地下时,手指竟被压在铁垫下……母亲听了,急得不得了,拉上姐姐和我赶到医院。在病房里,我们看到父亲昏睡在那里,左手包满了白纱布。医生说,伤势很重,已经尽力;只能截去中指和无名指上的两节。母亲听了痛哭起来。这哭声将迷糊中的父亲惊醒,看见我们全都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微

笑了:“没事,很快会好的!”数天后,我去看父亲,他稍有好转,便又微笑着谈笑风生了。他充满自信地告诉我:“失去一只手还有一只,照样干,何况只少掉两节!”这件事在隔了这么多年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而最清晰浮现在我眼前的,是父亲的微笑。那微笑含有怎样的刚强和自信啊!

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既然不流泪,那只有笑了;又既然泪不轻弹,那笑也就不轻易放肆。不大笑,不傻笑,不苦笑,惟只有微笑常挂唇边,借以宣泄,借以满足,借以应付生活中的一切。在我的眼里,父亲的微笑就是这种极富魅力,令人欣赏的微笑。多年来,它化作一种力量,激励着我的人生!

60年代的那一年,我考上了小三里桥民主街的中学。报到这一天,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简直不知

东南西北,着实让母亲担心。父亲得知后,便立马放下手中活,微笑着牵着我的手,领我踏上了路。一路上父亲笑呵呵地叮咛着,指着路名:石灰弄、江阴巷、后祁街、大田岸、信德桥、民主街……我便一一牢记在心。在与新生班主任老师见过面后,我腼腆地站在校园内那棵高大的法国梧桐下,为眼前陌生而又美丽神秘的读书环境惊喜得不知所措。这时父亲微笑着,抚摸着我的头,谆谆告诫:“家里如此经济,能供你到这么好的环境念书,一定要珍惜啊!”我望着高高大大的父亲,那慈祥的脸上挂着的微笑和希望,眼睛湿润了。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在求知的路上,为困难而裹足不前时,便会想起父亲的教诲。他那对子女慈爱的微笑与那对生活刚强自信的微笑,同样给我力量,催我奋进!